

二之事故間民

寶元創

作等濯康



行印店書華新東遼

二之事故間民

寶元創

著等濯康

行印店分總東遼店書華新北東

1949·7

創元寶 民間故事之二

作者 康 濯 等 著

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遼東總分店

印刷者 遼東總分店印刷廠第一分廠

經售者 各地新華書店及代銷處

1949.7. 初版 遼 1——3000

目 錄

刨元寶…………… 康濯（一）

背山歇…………… 魯琪（三）

窮神…………… 董均倫（六）

太子灘地打石三…………… 生本記（六）

騎驢馬不如提菜筐…………… 姬樹旺（八）

想吃死食挨大餓…………… 孫世瑜（八）

一頓省一把……………（九）

老頭忌酒…………… 馬 俠（一〇）

『關公』和『周倉』…………… 群眾周報（一〇）

神虫的故事…………… 王桂翼、張高林（一一）

輾耳朶王二…………… 冀察熱導報（一三）

鬼…………… 董均倫（一五）

搗鬼…………… 許 行（一六）

刨元寶

康濯改編

有一個人，從小愛好勞動，一輩子實打實受，省吃儉用，置下頃數來地，光景挺不賴。不想他兩個兒子兩個媳婦都是整天游游蕩蕩，光吃不幹，老頭子緊打勸慢訓導，也教化不過來，只得僱了兩個長工，自己跟長工賣命動彈，養活兒子媳婦，這一來，兒子媳婦更懶了，連吃飯喝水的也要長工送到手裏。還短不了說個飯不好，茶不強的。老頭子想：這世道敢是沒法教化好這四個男女啦！他只得歎息一聲，忍住一口氣，自己對自己說：『就算是我前世該欠下他們的！』說完，就又上地去了。

後來，共產黨八路軍解放了這地地面，村裏實行土地改革，老百姓開會討論成份，就把這家訂成了個富農。農會主任對老頭子說：『大夥是這麼個意見：要說你嘛，可是個好受苦人，你兒子媳婦若是都跟你一樣。你也只是個好中農；可就是你兒子媳婦不動彈，還剝削壓迫長工，你家就成了富農了。你有甚麼意見？』老頭子說：『大夥的話一個對！我一個贊成，沒意見。』後來村裏開鬥爭大會，兩個長工還對這兒子媳婦訴了苦，群眾也把這四個男女批評得不輕；老頭子見了那模樣，不光不心疼，還裂着嘴笑道：『該！該！』

這時他家長工也沒有了，群眾給他們五口留下了够個中農的地，就徵收了他家多餘的土地財產；四個男女眼看不動彈就沒的吃，只好跟着老頭子上地去。可是，他們真覺着熱不住！刨兩下就頭暈心發跳，巴掌擦破皮出了血，腿酸痛得立不住。他們就幹幹歇歇，光靠老頭子受。

老頭子實在老了，身子骨不抵了！有一天早晨，老頭子竟躺在炕上起不來了。他知道自已害上了年考病，沒法治的。心想：死了也好！死了，就去了兒子媳婦天生的靠山，讓村裏大夥教化他們往好裏改吧！想完了，老頭子就把兒子媳婦叫到跟前說道：『我眼看不行了！往後，你們自己好好勞動生產，養活自己吧！』兒子媳婦看着這個光景，不覺都啼哭起來，這個哭道：『往後俺們怎麼過啊！』那個哭道：『往後俺們靠誰啊！』還有的哭道：『俺們腰酸腿痛的可真個受不了營生啊！』老頭子聽着心煩，想了想，就說：『這如今不動彈就沒活路，你們緊着養着熬着受吧！唉！兒子兒媳婦啊！你們聽着；我還有十個大元寶，早先怕你們胡花，不敢告給你們；可是你們心底是我的肉啊！我也不瞞着啦！記着，孩子們！元寶都在村東俺們八畝坪那塊地裏東西南北散埋着；你們慢慢熬慢慢受，受不住了，吃不上，就去刨個元寶幫補點。可是你們只許一年刨一個！十個元寶幫補你們十年，你們準受出來啦！會動彈啦！孩子，好好記住啊！』老頭子說完就死了。

兒子媳婦們聽了老頭子的話，都很高興；把老頭子安喪了，就商量刨元寶的事。他們商定先把十個元寶刨出來吃了再說；他們又怕刨的時候村裏人們看見了要徵收幾個去，就又商定每天黑夜去刨。就從這天起，他們四個人，一人一把鏟頭，在那塊八畝大小的八畝坪地裏，整整刨了十個黑夜。他們腰酸了也刨，腿酸了也刨，巴掌破了也刨，頭暈了也刨，一點也不歇，都想着刨出元寶來就好啦！誰知刨到第十黑夜，眼看天也亮了，八畝坪刨得一點也不剩了，卻還不見元寶。四人正要回去，不想農會主任這麼早就扛着鏟頭下地；農會主任見了他們就說：『哈哈！這兩天我正猜摸這地是誰們怎麼刨的哩！原來就是你們連夜刨呀！好！這才像你們老頭子的兒子媳婦！我說你們種甚麼？你們沒籽種？行！我給你們借點。』四人慌慌張張地只得隨口答應了。後來他們又仔仔細細把刨過的地再翻了

三夜尋了三夜，還是沒有元寶。這時農會主任又給了他們籽種，他們只好把地種上；以後農會主任又督促他們拾糞、揀苗、鋤草的，他們後悔得不行，好在這會上地也都不覺得腰痛腿酸了，頭也不暈了，巴掌也磨不破了，就每天上地去。到秋天，這八畝坪打了二十担穀子。

他們四個男女對那十個元寶還是不死心，還想再往下刨刨。後來農會主任不知怎麼知道了他們的事，就跑去對他們說：『哈哈！家有黃金外有種！你們老頭子要有元寶，我還能不知道？沒有元寶的！老頭子是你們好好勞動，勞動就是元寶，這不是！光這塊八畝坪，一年打二十担穀子的。這頂多少元寶？哈哈！』這四個男女這時才清醒過來，齊聲嚷道：『啊！真對！真對！』說完，四人就又上地去了。

背山歌

魯 琪

一個老頭和他兩個兒子在一起過日子，種地不算少，但年年打的糧食不多。每到秋天，就看見人家地裏的穀子和高糧穗，都長得胖胖的；自己的穀穗瘦的像線一樣，高糧長的穗又小、枝又也稀，人家一畝地打五斗，他家連兩斗也打不出。

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人家打糧食那麼多，咱家爲什麼不行呢？』兩個兒子一齊問他爹。老頭也不很明白，就知道兒子有點懶手病。

年年是這樣，兩個兒子着了急，就對他爹說：「爹！不是咱的種籽不好呵？」

「都是一樣的種籽，怎麼會不好？」

「不一樣，一定不一樣！」兩個兒子都爭着硬辯。

「不一樣怎麼辦呢？」他爹說。

兩個兒子想了一想說：「爹！咱不能拿咱們的種籽，到打糧多的那家去換一換嗎？」

「我看都是一樣的種籽，換一換也是多找麻煩！」老頭不願意去換。

「一定不一樣，要是換換種籽，今年一定能多打糧食！」兩個兒子都堅決的說。

老頭子見他倆這樣說，也說：「好！我去換去，看你們今年能不能多打糧食。」

於是老頭子就揣了一袋子種籽去換去了。離換種籽的地方很遠，老頭走的有些累，走到一個山坡上歇了歇，歇着歇着就躺下睡着了。一覺醒來，天要黑啦。老頭子一尋思，去換種籽吧，還得走挺遠的路，揣着布袋又怪累的，一賭氣就不去換了，又溜回家來。

到了家，兩個兒子問：「爹！你換來種籽了嗎？」

老頭說：「換來啦，這份種籽才好哪！」他忽然想起在山上睡了一覺，就說：「這種籽叫「背山

歇」呵！」

兩個兒子一看種籽就問：「這「背山歇」也和咱那種籽差不多呵！」

老頭說：「別看差不多，可能打糧食啦！可是這份種籽還有點特別！」

兩個兒子問：「有什麼特別？」

老頭說：「用這份種籽，非得鋤八遍不可，若鋤的遍數少了就會不打糧食。」

兩個兒子說：『好了咱們今年就試試看。』

春天種籽下了地，兩個兒子記住鋤八遍的話，老頭子在旁邊也不斷的搗咕着說：『背山歇可得鋤八遍哪！要不，可不打糧食！』

哥兒倆從小苗子一露頭就忙着鋤，起早到黑的幹，懶也不懶了，就是怕打不了糧食。一邊鋤一邊看着莊稼長的真頂好，鋤一遍有一遍的成色，哥倆越鋤越高興。

到秋哥倆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，才鋤了四遍，可是那莊稼長的比別人就強的多了，又肥又大，結的粒子又多又成實。

打糧食的時候，一畝地打了六七斗，哥兒倆可樂壞了，說：『這背山歇的種籽真好！爹，你在那裏換來的？你看沒鋤八遍就打了這些糧食！』

老頭子笑了說：『這個種籽就出在咱們家裏，傻孩子，我沒有換啊？』

兩個兒子很奇怪，說：『那麼，今年怎麼打了這麼多的糧食啊？』

老頭說：『我問你們，往年咱都是鋤幾遍地？』

兩個兒子說：『有時鋤兩遍，有時只鋤一回就算完。』

老頭子又問：『今年呢？』

兩個兒子說：『今年鋤了四遍！』

老頭子說：『這就是了，打糧食多就在這上頭呵！』

兩個兒子方才明白。

窮神

董均倫

我聽俺老的說，在老一輩，有這麼一塊事：這一家子，就他老兩口子過日子，兩個都老了，做營生也做不動了，以前還租人家一些地種着，他老了，沒有勁種了，打不出糧食，交不上租子，人家把地也就要回去了。沒有法，兩口子，吃累挖苦的，做豆腐賣。有一頓，沒有一頓的，餓不死就是了。到了過年，五更黑價，旁人家都去迎財神，老頭子氣不過就說了：『我接了一輩子財神還是窮的這號樣。今年不接財神我去接窮神。』老兩口子打着燈籠就去了。到了街頭上，燒上紙，看着有一個人老遠的來了。走到近前一看，穿的破破爛爛的，是一個要飯的，老婆子埋怨說：『這都是你說的，真是來窮神了。』老頭子賭氣說：『我就偏接他。』他就過去問他：『你這窮神到那去？到俺家去過年吧。』這個要飯的，正好沒有地方去，就跟他去了。到家以後，兩口子也不把他當外人，剩的一些豆腐渣，豆子皮，三個人就一起吃。要飯的不挨餓了，也就感覺有勁了，做完豆腐，空裏上山拾草，給人家挑脚，慢慢的掙下錢，他也不捨得化，積得多了，他就買上塊地，三個人過的日子一天強起一天，到以後就不缺吃不缺穿的，人家隣舍百家的都說：『人家這是接真財神家去了。』

太子灘地打石三

生本記

曲沃城西北五里地方，有一處從東到西的大窪地，相傳晉國有一個太子淹死在裏面（曲沃是列國

時晉國的都城)，後邊人們就叫成太子灘。古時有十里大，現在是有五六里大，灘裡地濕、土沾，務育莊稼很費勁，過去日本鬼閻鉢子佔曲沃時，幾個村的灘地大部荒蕪了，只有密密茂茂的野草漫過人的身腰。

古時太子灘沿岸有一家窮人，因為欠下地主家的債，地主把他的黃土地都搶霸去了，他只剩下十畝太子灘地。春耕時候，人家都到黃土地裏犁耨播種，只有他走到自己灘地裏去犁地。他女人看見搗起的一塊塊土疙疸，都是濕潮潮膠沾沾的，把把不開，心裏很難受，哭着跑到娘家去找她父親兄弟。她的五個兄弟一聽說是太子灘地，便搖搖頭說：『沒啦法子！』『沒啦法子！』她父親是一輩子鬧莊禾的能手，他想：沙梁地我還排治的長出麥顆來，能長茂草的灘地怎就不能種長莊稼？他就不讓五個兒子說散氣話，急忙叫來女婿，細問灘地的脾性。女婿道：『灘地有四不行四合適：雨前犁不行、雨後犁不行、雨前鋤不行、雨後鋤不行（雨前犁起來是大土塊，打不碎，雨後犁過又膠在一起，把不開；雨前鋤怕土塊將苗子撥倒，雨後鋤，草死不了），只有雨後的第三四天裏，能犁能把能種能鋤，四樣都合適。』老岳父一聽女婿的話有道理，忙說：『今天正是雨後第二天，我去請四鄰套上牛具，幫你犁種灘地去。但平素你給我作活還工。』這四鄰人衆力氣壯，只有一兩天就將那十畝灘地犁過耨平種好。以後四鄰又來給鋤了三割草，到秋天打了各種糧食整整十三石。這以後便流傳出一首歌謠：『太子灘，十里長，一畝地打石三。』老岳父聽到這首歌謠，嘆息的說道：『人們只知道一畝地打石三，唉！就不問問這石三是怎地打的？』於是他也聯了一句：『大換工，力量壯，四不行地變肥田！』

（按：在舊社會裏，農民們受着封建勢力的統治，像大換工種太子灘地的事情很不容易實行起來。所以那位老岳父流傳的歌謠也就傳的很少。現在太子灘已解放兩年多，封建勢力是大體上打倒了，

那位老岳父流傳下來的辦法，今天又用得着了。像太子灘的荒地，在曲沃、新絳的汾河灘裏還多得很，大家應該學一學那位老岳父的經驗。——編者

騎驢馬不如提糞筐

姬樹旺

從前，有一家有三個女兒，大女婿是個秀才，除了念書，不會別的；二女婿是個二流子，整天的穿得乾乾淨淨。溜溜蹺蹺，不務正業；三女婿是個老莊稼漢，粗手大腳，一年價辛辛苦苦過日子。大年初二，大女婿騎着驢子，二女婿騎着馬，都穿的長袍短褂，來給丈人拜年。丈人滿面笑容，客客氣氣的接到家裏；有說有笑，好不高興。一會三女婿也來了，丈人出來一看，剎時間鬍子豎了兩豎，連個招呼也不打，扭頭就到屋裏去了。原來這三女婿穿一身粗布衣服，沒騎牲口，還順便提了一隻糞筐，拾了半筐狗糞，放在大門外邊。

第二年跌了年饑，丈人全家餓的面黃肌瘦，前去大女婿家裏借糧，誰知大女婿家都餓死了；又去二女婿家裏，二女婿家也餓得逃荒去了；最後走到三女婿家裏，女兒女婿都紅光滿面，和平常年頭一樣。三女婿給丈人借上了一袋糧，臨走的時候對他說：『待人不該看面場，騎驢馬不如提糞筐。』這時丈人才明白了哪個靠得住，哪個靠不住，後悔不及，低着頭走了。

想吃死食挨大餓

孫世瑜

古來大宋年間，有一個宋老八，春耕正忙的時候，他上山幹活，碰巧在一棵樹底下，拾了一隻死

鬼子，他不去種地了，回家把鬼子做着吃了。心裏真真喜歡。心裏這麼想：我拾一隻鬼子，一點力氣也沒費，這比我出力耕地強得多啦！從這以後，他就不去耕地了，成天價蹲在樹底下，等着拾第二隻、第三隻……鬼子。可是等了一天、兩天、七天、八天、十天、二十天……，不但沒拾着鬼子，反倒把地都荒了！到了秋天，一粒糧食也沒打着，只有餓肚子，這時候他後悔也來不及了。

——這個故事的意思是說：鬧生產是最要緊的大事，誰要是不積極生產，專想着吃現成飯，或是依靠別人救濟等等，以致就誤了生產，那麼，將來挨大餓後悔就來不及了。

一頓省一把

過去，有一個很勤儉的做媳婦的，很會節省過光景，每次做飯總是從原下鍋米中抓出一把存放起來，這樣年積月累，過了五六年整整積蓄了兩缸米。可是平日的的生活並不顯壞。可巧，遇到一個荒年，地裏顆粒未收，家中吃的已經用完，當家的老公公着了急，打算去房賣地，到外逃荒，正在無法可想之際，這位勤儉的兒媳婦向公公說：「爹！別着急，我有辦法！」公公急的問：「你有什麼辦法呢？」兒媳婦答道：「我還拾（藏）着兩大缸米哩！」老公公莫明其妙，又問道：「你那裏來的米？」媳婦說：「是我一把一把的積蓄起來的……」接着把詳情經過說了一番，把滿滿的兩大缸米弄出來讓全家一看。真是各個歡笑不已，當家的公公也摸着鬍子誇獎兒媳婦說：「真是好餛子不如好匣子。」這樣就把荒年渡過去了。

老頭忌酒

馬 伏

滿清年間，有一對老夫妻過日子，老頭子天天喝酒，老婆子時常勸說也不聽。以後，老婆子一看見老頭子化錢喝酒，自己就照數另拿出一份酒錢來，埋在南牆根下。一年以後，正趕上春荒，老夫妻倆沒有什麼吃了，乾瞪着兩眼沒有法辦。一天，老婆子從地下把錢刨出來，糶了五斗糧，老頭子見了大吃一驚！忙問：『這錢是從那裡來的？』老婆子就把這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。老頭喘了一口粗氣說：『唉！零化不覺多。算算賬是個大坑！我若是早些把酒忌了，今年咱一點也用不着挨餓。』從此以後，老頭把酒忌了。

『關公』和『周倉』

群衆週報

有一年時疫流行，到處都有害病的，人們愁的沒辦法。

這時候，一個巫神出來了，他見人就說：『這回大家害病，是因爲平時不敬周倉爺爺，惹的老人家走上天宮，奏給玉皇，說咱們犯了律條，玉皇生了氣，才降下這場病災。』好多人聽了，都信以爲真，一個老漢就求告說：『你是不是能想辦法？請他老人家來給咱消消災吧！』巫神見大家信了，更有威風的說：『這個我倒可以辦，就是要看大家誠心不誠心哩！』大家急忙說誠心，巫神就說：『

好！明天我在廟上設壇，大家都到。」

第二天，大人小孩擠了一廟院，巫神坐在香案後面，怪聲怪氣的下了神，唱：『衆位百姓要聽真，現在我來顯神靈，紅神馬來要三匹，青神馬來兩匹整（就是要紅布和青布，一匹是三尺），再給我五斗喂馬料，我喂飽馬兒上天宮，玉皇面前求個情，半月以內要成功。』滿院的人齊說：『大紅人青一定齊備，只求周老爺大恩，免了大家的病。』

當下大家回來，就照他吩咐的把東西送去，單等大家的病好。一天，兩天……眼看期限到了，可是大家的病還沒好。這怎麼辦呢？巫神也着了急。恰好那天一個貨郎擔來串鄉，巫神一見，想出一條計策：就說這貨郎衝了周倉老爺的神駕，所以大家的病才不好。要大家快把他綁到廟上去。衆人一聽，就把那人往廟上拉。這貨郎是個乖巧人，想起周倉是屬關公所管，也心生一計，就把眼一瞪，裝着下了神：『我神本是關雲長，救災救難到下方，你們小民好大胆，爲啥敢把我來綁？』巫神一聽，心裡發慌，忙叫大家給他鬆了綁。貨郎看見成功，就接着說：『要想治病也不難，我差周倉走一番，明天廟裡設香案，單叫周倉來跪壇，連跪三天和三晚，不喝水來不吃飯。……』這一下，巫神才害了大怕，要果真餓着肚子跪三天三晚，光受罪也受死啦！就慌忙跪在『關公』面前，磕頭說：『天爺爺！我不是周倉呀！前些天下神是裝的，想弄點財物罷哩！』衆人一聽，生了大氣：『呵！你騙我們啦！』圍上來就要打巫神。這時『關公』才說：『衆位老鄉：他不是周倉，我也不是關公了，都是裝的。』

大家要治病，趕快請醫生，求神求鬼都不頂事。」

這時大家才明白：過去信神信鬼，都是上了當。

神蟲的故事

王桂翼
張高林

有一年，莊稼長的一人多高，人們都說是要五穀豐登啦，家家都特別高興。到掛了鋤，人們都很閒在，下地拿着鏈刀，到地裡觀望那滿手指望豐收的好莊稼。有一天，一個叫李洛法的到地裡去轉，看見穀稈上爬着小蟲爾，正在咬葉子吃，他心中滿不在意。可是過了幾天，又去看，蟲子已經多的亂烘烘的了，葉子也吃的破落索的了。這下子洛法着了急，心中想：『這是虫王爺放的災，準是牠把盛虫爾的瓶蓋搗開了，燒個香爾教虫王爺收回吧！』他自言自語的叨唸着就往回走，在半路上碰見了王三喜，領着全家老小，拿着棍子、布包、柳斗子，不知道幹什麼去。李洛法就問：『你們幹什麼去呀？』王三喜急促地大聲說：『打虫子去呀！你的地裏有沒有？』，李洛法聽了，生氣而又不敢大聲嚷，把咀趕到三喜的耳朵邊說：『別嚷了，這是神虫！是虫王爺放的災，越嚷越多。回去吧！別打，越打越厲害！打了吃光。』王三喜沒聽他的話，仍領着全家的人拿着傢具就往地裏去，賣响熬黑，整整打了三天，那一人高的穀子才算落住了。可是李洛法哩？回到家中和老婆說：『咱們地裏出了神虫，要不燒香，一年就沒指望了！』說着就和他老婆去買了十封香悄悄地走到地頭，把香點着，兩個就像搗蒜般地磕起頭來，咀裏還不住地叨唸：『虫王爺老神仙把災收回吧！』兩個人整整磕了半天，使了滿頭大汗。回來燒香擺供，整折騰了三天。可是香燒光了，莊稼也吃光了。李洛法灰心喪氣，只好蒙頭的睡起覺來。

到了秋天，王三喜金黃的穀子每畝都打兩石多，全家都笑的合不上嘴，可是李洛法呢光打了幾口袋糠粃，全家一年沒有吃的、穿的，後悔的成天抱頭大哭起來。

聾耳朵王二

冀察熱導報

王家莊上，有個人叫王二。

王二這人可好哩；又老成，又實受，對種莊稼的事兒樣樣精通。就是有一樣毛病，他的『耳朵太聾』，遇見着急的事情，自己心裏就沒主意。有一回，他的老娘病啦；病的很厲害，愁的王二整天連飯都吃不下。老鄰居們就來告訴王二說：

『王二！聽說你的娘病了？』

王二說：『是！正愁的沒法呢』。

鄰居們說：『不怕！你到先生莊，把那看病的先生請來，給你娘摸摸脈，開個方，抓付藥，熬熬吃下就好了。』

王二一聽很喜歡，帶上些錢就走，他的老鄰居又一把把他拉着說：『王二！你到先生莊去請先生，在路上可要小心哪！』

王二說：『我這大個子，狼又吃不了我，小心什麼？』

鄰居們說：『到先生莊，要路過巫婆店；巫婆店那裏，有很多巫婆子，她們會向你說一些胡話，你千萬不要信。你若一信，受了她們的騙，你娘的病就治不好了』。